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

話說賈母王夫人去後，姐妹們復進園來吃飯。那劉姥姥帶著板兒，先來見鳳姐兒，說：「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。雖然住了兩三天，日子卻不多，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，沒吃過的，沒聽見的都經驗過了。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，連各房裡的姑娘們，都這樣憐惜老，照看我！我這一回去，沒別的報答，惟有請些高香，天天給你們念佛，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，就算我的心了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你別喜歡。都是為你，老太太也叫風吹病了，躺著嘔不舒舒服；我們大姐兒也著了涼了，在那裡發熱呢。」劉姥姥聽了，忙歎道：「老太太有年紀了，不慣□分勞乏的！」鳳姐兒道：「從來不像昨兒高興。往常也進園子逛去，不過到一兩處坐坐就來了。昨兒因為你在這裡，要叫都逛逛，一個園子，倒走了多半個。大姐兒因為我找你去，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，誰知風地裡吃了，就發起熱來。」劉姥姥道：「妞妞兒只怕不大進園子。比不得我們的孩子，一會走，那個墳圈子裡不跑去？一則風拍了也是有的；二則只怕他身上乾淨，眼睛又淨，或是遇見什麼神了。依我說，給他瞧瞧崇書本子，仔細撞客著。」一語提醒了鳳姐兒，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，叫彩明來念。彩明翻了一會子，念道：「『八月二□五日，病者，東南方得之，有縊死家親女鬼作祟，又遇花神。用五色紙錢四□張，向東南方四□步送之，大吉。』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果然不錯。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神？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。」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，著兩個人來：一個與賈母送崇，一個與大姐兒送崇。

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，鳳姐兒笑道：「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的經歷的多。我們大姐兒時常肯病，也不知是什麼緣故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這也有的。富貴人家養的孩子都嬌嫩，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屈。再他小人兒家，過於尊貴了也禁不起，以後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。」鳳姐兒道：「也是有的。我想起來，他還沒個名字，你就給他起個名字，借借你的壽；二則你們是莊家人，不怕你惱，到底貧苦些，你們貧苦人起個名字，只怕壓的住。」劉姥姥聽說，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不知他是幾時養的？」鳳姐兒道：「正是養的日子不好呢，可巧是七月初七日。」劉姥姥忙笑道：「這個正好，就叫做巧姐兒好。這個叫做『以毒攻毒，以火攻火』的法子。姑奶奶定依我這名字，必然長命百歲。日後大了，各人成家立業，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，必然遇難成祥，逢凶化吉，都從這『巧』字兒來！」

鳳姐兒聽了，自是歡喜，忙謝道：「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。」說著，叫平兒來吩咐道：「明兒們有事，恐怕不得閒兒；你這會子閒著，把送姥姥的東西打點了，他明兒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。」劉姥姥道：「不敢多破費了。已經遭擾了幾天，又拿著走，越發心裡不安了！」鳳姐兒笑道：「也沒有什麼，不過隨常的東西。好也罷，歹也罷，帶了去，你們街坊鄰舍看著也熱鬧些，也是上城一趟。」

說著，只見平兒走來，說：「姥姥過這邊瞧瞧。」劉姥姥忙跟了平兒到那邊屋裡，只見堆著半炕東西。平兒一一的拿給他瞧著，又說道：「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，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實地月白紗做裡子。這是兩個繭袖，做襖兒裙子都好。這包袱裡是兩疋綢子，年下做件衣裳穿。這是一盒子各樣內造小餛飩兒，一一也有你吃過的，也有沒吃過的，一一拿去擺碟子請人，比買的強些。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果子的，如今這一個裡頭裝了兩斗御田粳米，熬粥是難得的；這一條裡頭是園子裡的果子和各樣乾果子。這一包是八兩銀子。這都是我們奶奶的。這兩包，每包五□兩，共是一百兩，是太太給的，叫你拿去，或者做個小本買賣，或者置幾畝地，以後再別求親靠友的。」說著，又悄悄笑道：「這兩件襖兒，和兩條裙子，還有四塊包頭，一包絨線，可是我送姥姥的。那衣裳雖是舊的，我也沒大很穿，你要棄嫌，我就不敢說了。」

平兒說一樣，劉姥姥就念一句佛，已經念了幾千佛了，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，又如此謙遜，忙笑道：「姑娘說那裡話？這樣好東西，我還棄嫌？我就有銀子，沒處買這樣的去呢！只是我怪臊的：收了不好，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心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別說外話，們們都是自己，我纔這麼著。你放心收了罷，我還和你要東西呢。到年下，你只把你們曬的那個灰條菜和豇豆，扁豆，茄子乾子，葫蘆條兒，各樣乾菜帶些來，一一我們這裡上上下下都愛吃這個，一一就算了。別的一概不要，別罔費了心。」劉姥姥千恩萬謝的答應了。平兒道：「你只管睡你的去，我替你收拾妥當了，就放在這裡。明兒一早，打發小廝們僱輛車裝上，不用你費一點心兒。」

劉姥姥越發感激不盡，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兒，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。次早梳洗了，就要告辭。因賈母欠安，眾人都過來請安，出去傳請大夫。一時，婆子回：「大夫來了。」老嫗請賈母進幔子去坐。賈母道：「我也老了，那裡養不出那阿物兒來？還怕他不成？不用放幔子，就這樣瞧罷。」眾婆子聽了，便拿過一張小桌子來，放下一個小枕頭，便命人請。

一時只見賈珍、賈璉、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。王太醫不敢走甬路，只走旁階，跟著賈珍到了台階上。早有兩個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，兩個婆子在前導引進去；又見寶玉迎接出來。見賈母穿著青縐紗一斗珠兒的羊皮褂子，端坐在榻上。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鬟，都拿著蠅刷漱盂等物；又有五六個老嫗雁翅擺在兩旁；碧紗廚後，隱隱約約，有許多穿紅著綠戴寶插金的人。王太醫也不敢抬頭，忙上來請了安。

賈母見他穿著六品服色，便知是御醫了，含笑問：「供奉好？」因問賈珍：「這位供奉貴姓？」賈珍忙回：「姓王。」賈母笑道：「當日太醫院正堂有個王君效，好脈息。」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，因說：「那是晚生家叔祖。」賈母聽了，笑道：「原來這樣，也算是世交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頭上。嫗嫗端著一張小杌子，放在小桌前面，略偏些。王太醫便盤著一條腿兒坐下，歪著頭診了半日，又診了那隻手，忙欠身低頭退出。賈母笑說：「勞動了。——珍哥，讓出去好生看茶。」

賈珍賈璉等忙答應了幾個「是」，復領王太醫到外書房中。王太醫說：「太夫人並無別症，偶感了些風寒。其實不用吃藥，不過略清淡些，常暖著點兒就好了。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裡，若老人家愛吃，便按方煎一劑吃；若懶怠吃，也就罷了。」說著，吃茶，寫了方子。剛要告辭，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，笑說：「王老爺也瞧瞧我們姐兒。」王太醫聽說，忙起身就奶子懷中，左手托著大姐兒的手，右手診了一診，又摸了一摸頭，又叫伸出舌頭來瞧，笑道：「我要說了，妞兒該罵我了；只要清清淨淨的餓兩頓就好了。不必吃煎藥，我送點丸藥來，臨睡，用薑湯研開吃下去就好了。」說畢，告辭而去。賈珍等拿了藥方來回明賈母原故，將藥方放在案上出去。不在話下。

這裡王夫人和李紈、鳳姐兒、寶釵姐妹等，見大夫出去，方從櫥後出來。王夫人略坐一坐，也回房去了。

劉姥姥見無事，方上來和賈母告辭。賈母說：「閒了再來。」又命鴛鴦來：「好生打發劉姥姥出去。——我身上不好，不能送你。」劉姥姥道了謝，又作辭，方同鴛鴦出來。到了下房，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：「這是老太太的幾件衣裳，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眾人孝敬的。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，收著也可惜，卻是一次也沒穿過的，昨日叫我拿出兩套來送你帶了去，或送人，或自己家裡穿罷。這盒子裡頭是你要的麵果子。這包兒裡頭是你前兒說的藥，——梅花點舌丹也有，紫金錠也有，活絡丹也有，催生保命丹也有，——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著，總包在裡頭了。這是兩個荷包，帶著玩罷。」說著，又抽開繫子，掏出兩個筆錠如意的鏢子來給他瞧，又笑道：「荷包你拿去，這個留下給我罷。」

劉姥姥已喜出望外，早又念了幾千佛，聽鴛鴦如此說，便忙說道：「姑娘只管留下罷。」鴛鴦見他信以為真，笑著仍給他裝上，說道：「哄你玩呢——我有好些呢。留著年下給小孩子們罷。」說著，只見一個小丫頭拿著個成窯錘子來遞給劉姥姥，說：「這是寶二爺給你的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？我那一世修來的，今兒這樣！」說著，便接過來。鴛鴦道：「前兒我叫你洗澡，換的衣裳是我的，你不棄嫌，我還有幾件也送你罷。」

劉姥姥又忙道謝。鴛鴦果然又拿出幾件來，給他包好。劉姥姥又要到園中辭謝寶玉和眾姊妹王夫人等去，鴛鴦道：「不用去

了。他們這會子也不見人，回來我替你說罷。閒了再來。」又命了一個老婆子，吩咐他：「二門上叫兩個小廝來，幫著姥姥拿了東西送去。」婆子答應了。——又和劉姥姥到了鳳姐兒那邊，一併拿了東西，在角門上命小廝們搬出去，直送劉姥姥上車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寶釵等吃過早飯，又往賈母處問安。回園至分路之處，寶釵便叫黛玉道：「顰兒，跟我來，有一句話問你。」黛玉便笑著跟了來至蘅蕪院中。進了房，寶釵便坐下，笑道：「你還不給我跪下？我要審你呢。」黛玉不解何故，因笑道：「你瞧，寶丫頭瘋了！審我什麼？」寶釵冷笑道：「好個千金小姐！好個不出屋門的女孩兒！滿嘴裡說的是什麼？你只實說罷。」黛玉不解，只管發笑，心裡也不免疑惑，口裡只說：「我何曾說什麼？你不過要捏我的錯兒罷咧。你倒說出來我聽聽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還裝憨兒呢。昨兒行酒令兒，你說的是什麼？我竟不知是那裡的。」黛玉一想，方想起昨兒失於檢點，把那牡丹亭西廂記說了兩句，不覺紅了臉，便上來摟著寶釵，笑道：「好姐姐！原是我不知道，隨口說的。你教給我，再不說了！」寶釵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聽你說的怪好的，所以請教你。」黛玉道：「好姐姐！你別說給別人，我再不說了！」

寶釵見他羞的滿臉飛紅，滿口央告，便不肯再往下問，因拉他坐下吃茶，款款的告訴他，道：「你當我是誰？我也是個淘氣的。從小兒七八歲上；也夠個人纏的。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，祖父手裡，也極愛藏書。先時人口多，姐妹弟兄也在一處，都怕看正經書。弟兄們也有愛詩的，也有愛詞的，諸如這些西廂、琵琶以及元人百種，無所不有。他們背著我們偷看，我們也背著他們偷看。後來大人知道了，打的打，罵的罵，燒的燒，丟開了。所以僂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。男人們讀書不明理，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，何況你我？連做詩寫字等事，這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，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。男人們讀書明理，輔國治民，這纔是好；只是如今並聽不見有這樣的人，讀了書，倒更壞了。這並不是書誤了他，可惜他把書糟蹋了。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，倒沒有什麼大害處。至於你我，只該做些針線紡績的事纔是，偏又認得幾個字。既認得了字，不過揀那正經書看也罷了，最怕見些雜書，移了性情，就不可救了！」

一席話，說的黛玉垂頭吃茶，心下暗服，只有答應「是」的一字。忽見素雲進來說：「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的事呢。二姑娘、三姑娘、四姑娘、史姑娘、寶二爺，都等著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又是什麼事？」黛玉道：「僂們到了那裡就知道了。」說著，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，果見眾人都在那裡。李紈見了他兩個，笑道：「社還沒起，就有脫滑兒的了：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！」黛玉笑道：「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，又叫他畫什麼園子圖兒，惹的他樂得告假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也別怪老太太，都是劉姥姥一句話。」黛玉忙笑接道：「可是呢，都是他一句話。他是那一門子的姥姥？直叫他個『母蝗蟲』就是了！」說著，大家都笑起來。寶釵笑道：「世上的話，到了二嫂子嘴裡也就盡了。幸而二嫂子不認得字，不大通，不過一概是市俗取笑兒。更有顰兒這促狹嘴，他用春秋的法子，把市俗粗話撮其要，刪其繁，再加潤色，比方出來，一句是一句。這『母蝗蟲』三字，把昨兒那些形景都畫出來了，虧他想的倒也快！」眾人聽了，都笑道：「你這一註解，也就不在他兩個以下了。」

李紈道：「我請你們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。我給了他一個月的假，他嫌少，你們怎麼說？」黛玉道：「論理，一年也不多。這園子蓋就蓋了一年，如今要畫，自然得二年的工夫呢。又要研墨，又要蘸筆，又要鋪紙，又要著顏色，又要——」剛說到這裡，黛玉也自己掌不住，笑道：「又要照著樣兒慢慢的畫，可不得二年的工夫？」眾人聽了，都拍手笑個不住。寶釵笑道：「有趣！最妙落後一句是『慢慢的畫』。他可不畫去，怎麼就有了呢？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，回想是沒趣的。你們細想，顰兒這幾句話雖沒什麼，回想卻有滋味。我倒笑的動不得了！」惜春道：「都是寶姐姐讚的他越發逞強，這會子又拿我取笑兒。」黛玉忙拉他笑道：「我且問你：還是單畫這園子呢，還是連我們眾人都畫在上頭呢？」惜春道：「原是只畫這園子，昨兒老太太又說，單畫園子，成個房樣子了，叫連人都畫上，就像行樂圖兒纔好。我又不會這工細樓台，又不會畫人物，又不好駁回，正為這個為難呢。」

黛玉道：「人物還容易，你草蟲兒上不能。」李紈道：「你又說不通的話了，這上頭那裡又用著草蟲兒呢？或者翎毛倒要點綴一兩樣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別的草蟲兒罷了，昨兒的『母蝗蟲』不畫上豈不缺了典呢？」眾人聽了，都笑起來。黛玉一面笑的兩隻手捧著胸口，一面說道：「你快畫罷，我連題跋都有了。起了名字，就叫做『攜蝗大嚼圖』！」

眾人聽了，越發鬧然大笑的前仰後合。只聽咕咚一聲響，不知什麼倒了。急忙看時，原來是湘雲伏在椅子背兒上，那椅子原不曾放穩，被他全身伏著背子大笑，他又不防，兩下裡錯了筭，向東一歪，連人帶椅子都歪倒了。幸有板壁擋住，不曾落地。眾人一見，越發笑個不住。寶玉忙趕上去扶了起來，方漸漸止了笑。

寶玉和黛玉使個眼色兒，黛玉會意，便走至裡間將鏡袱揭起照了照，只見兩鬢略鬆了些。忙開了李紈的粧奩，拿出抿子來，對鏡抿了兩抿，仍舊收拾好了，方出來，指著李紈道：「這是你帶著我們做針線，教道理呢！你反招了我們來，大玩大笑的。」李紈笑道：「你們聽他這句話。他領著頭兒鬧，引著人笑了，倒賴我的不是。真真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兒得一個利害婆婆，再得幾個千刁萬惡的大姑子小姑子，試試你那會子還這麼刁不刁了！」

黛玉早紅了臉，拉著寶釵，說：「僂們放他一年的假罷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有一句公道話，你們聽聽。藕丫頭雖會畫，不過是幾筆寫意。如今畫這園子，非離了肚子裡頭有些邱壑的，如何成畫？這園子卻是像畫兒一般，山石樹木，樓閣房屋，遠近疏密，也不多，也不少，恰恰的是這樣。你若照樣兒往紙上一畫，是必不能討好的。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，該多該少，分主分賓，該添的要添，該減的要減，該露的要露。這一起了稿子，再端詳斟酌，方成一幅圖樣。第二件：這些樓台房舍，是必要界劃的。一點兒不留神，欄杆也歪了，柱子也塌了，門窗也倒豎過來，階砌也離了縫，甚至桌子擠到牆裡頭去，花盆放在簾子上來，豈不倒成了一張笑話兒了？第三：要安插人物，也要有疏密，有高低。衣褶裙帶，指手足步，最是要緊，一筆不細，不是腫了手，就是癩了腳，染臉撕髮，倒是小事。依我看來，竟難的很。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，一月的假也太少，竟給他半年的假，再派了寶兄弟幫著他。並不是為寶兄弟知道教著他畫，那就更誤了事；為的是有不知道的，或難安插的，寶兄弟拿出去問問那會畫的先生們，就容易了。」

寶玉聽了，先喜的說：「這話極是。詹子亮的工細樓台就極好，程日興的美人是絕技，如今就問他們去。」寶釵道：「我說你是無事忙！說了一聲，你就問他去？也等著商議定了再去。如今且說拿什麼畫？」寶玉道：「家裡有雪浪紙，又大又托墨。」寶釵冷笑道：「我說你不中用！那雪浪紙寫字，畫寫意畫兒，或是會山水的畫南宋山水，托墨禁得皴染；拿了畫這個，又不托色，又難烘，畫也不好，紙也可惜。我教給你一個法子。原先蓋這園子就有一張細緻圖樣，雖是畫工描的，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。你和太太要出來，也比著那紙大小，和鳳姐姐要一塊重絹，交給外邊相公們，叫他照著這圖樣剛補著，立了稿子，添了人物就是了。就是配這些青綠顏色並泥金泥銀，也得他們配去。你們也得另擺上風爐子，預備化膠，出膠，洗筆。還得一個粉油大案，鋪上氈子。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，筆也不全，都從新再弄一分兒纔好。」

惜春道：「我何曾有這些畫器？不過隨手的筆畫畫罷了。就是顏色，只有赭石、廣花、藤黃、胭脂這四樣。再有，不過是兩支著色的筆就完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何不早說？這些東西，我卻還有，只是你用不著，給你也白放著。如今我且替你收著，等你用著這個的時候我送你些。——也只好留著畫扇子，若畫這大幅的，也就可惜了。今兒替你開個單子，照著單子和老太太要去。你們也未必知道的全；我說著，寶兄弟寫。」

寶玉早已預備下筆硯了，——原怕記不清白，要寫了記著，——聽寶釵如此說，喜的提起筆來靜聽。寶釵說道：「頭號排筆四支，二號排筆四支，三號排筆四支，大染四支，中染四支，小染四支，大南蟹爪□支，小蟹爪□支，鬚眉□支，大著色二□支，小著色二□支，開面□支，柳條二□支，箭頭硃四兩，南赭四兩，石黃四兩，石青四兩，石綠四兩，管黃四兩，廣花八兩，鉛粉□四匣，胭脂□二帖，大赤二百帖，青金二百帖，廣勻膠四兩，淨礬四兩。礬絹的膠礬在外，——別管他們，只把絹交出去，叫他們礬去。」

這些顏色，僂們淘澄飛跌著，又玩了，又使了，包你一輩子都夠使了。再要頂細絹籠四個，粗籠二個，擔筆四支，大小乳鉢四個，大粗碗二個，五寸碟子一個，三寸粗白碟子二個，風爐兩個，沙鍋大小四個，新磁缸二口，新水桶二隻，一尺長白布口袋四個，浮炭二斤，柳木炭一二斤，三層木箱一個，實地紗一丈，生薑二兩，醬半斤……」黛玉忙笑道：「鐵鍋一口，鐵鏟一個。」寶釵道：「這做什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你要生薑和醬這些作料，我替你要鐵鍋來，好炒顏色吃啊。」眾人都笑起來。寶釵笑道：「顰兒，你知道什麼？那粗磁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，不拿薑汁子和醬預先抹在底子上烤過，一經了火是要炸的。」眾人聽說，都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

黛玉又看了一回單子，笑著拉探春，悄悄的道：「你瞧瞧，畫個畫兒又要起這些水缸箱子來，想必糊塗了，把他的嫁粧單子也寫上了。」探春聽了，笑個不住，說道：「寶姐姐，你還不擰他的嘴？你問問他編派你的話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不用問，『狗嘴裡還有象牙不成？』」一面說，一面走上來，把黛玉按在炕上，便要擰他的臉。黛玉笑著，忙央告道：「好姐姐！饒了我罷！顰兒年紀小，只知說，不知道輕重，做姐姐的教導我！姐姐不饒我，我還求誰去呢？」眾人不知話內有因，都笑道：「說的好可憐見兒的！連我們也軟了。饒了他罷！」

寶釵原是他玩，忽聽他又拉扯上前番說他胡看雜書的話，便不好再和他鬧了，放起他來。黛玉笑道：「到底是姐姐，要是我，再不饒人的！」寶釵笑指他道：「怪不得老太太疼你，眾人愛你。今兒我也怪疼你的了。過來，我替你把頭髮籠籠罷。」黛玉果然轉過身來，寶釵用手籠上去。」寶玉在旁看著，只覺更好，不覺後悔：「不該令他抵上鬢去，也該留著，此時叫他替他抵上去。……」正自胡想，只見寶釵說道：「寫完了，明兒回老太太去。若家裡有的就罷，若沒有的就拿些錢去買了來，我幫著你們配。」寶玉忙收了單子。

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兒。至晚飯後，又往賈母處來請安。賈母原沒有大病，不過是勞乏了，兼著了些涼，溫存了一日，又吃了一兩劑藥，發散了發散，至晚也就好了。

不知次日又有何話，下回分解。